



汪份
會訂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 上
八

2801
48-8



門口仁2
號 2801
卷78-8



致和也然而致和之功則由
慎獨而精之也。

夏兩蒼曰。向嘗疑心當靜時
一加存養則心本靜而我反
動之奈何。及讀朱子答孫敬
甫書曰。所謂存養即是
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
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
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
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
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

进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
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雲峰胡氏曰。章
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
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
乏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
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
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
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東陽許
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
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朱子語錄問致字曰。而今
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
和。又問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大段著脚。手不得
若大段著脚。手便是已發了。○問先生云。自戒謹而
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天
地可位。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謂執所謂驗。所謂
體矣。莫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得失。只是
要存得。問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是此意否。曰。然
伊川所謂只平日涵養底便是也。○朱子文集答張

中庸卷之六 章句上



擾耳當此之時何常不靜不可必待其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靜以是知前者所疑之妄。且以知靜中原實有知覺。故程子闢坐忘之說。以為坐忘即是坐馳也。份按攻章句者曰。人必睡熟方不見不聞。如何又戒慎恐懼。得彼蓋不知靜中自有知覺。而懷疑涵養即是動也。彼又不知所謂不觀不聞。只是萬事尚未萌芽。而誤以為必是合眼掩耳時也。是皆朱子所嘗辨論及之者也。

欽夫書君子之於敬。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也。未發之前。敬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敬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存疑章句至靜至字。亦輕觀下文。應物字可見。○論致和工夫。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在致和條內。極其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此致和也。極其大。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此致和也。就此篇論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妻子好合。兄弟既翕。此致和也。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此致和也。○此心方發。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天理則中節人欲。則不中節。夫立心之私者。除却不道立心之公者。或其見不明。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往往有之。此猶是

困勉錄曰。天地是萬物之統會處。心是氣之統會處。故以心屬位。萬物是天地之散殊處。氣是心之散殊處。故以氣屬育。又曰。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

粗者耳。又有雖知理欲之分。而於所見天理之中。分數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焉。終亦歸於入欲而未得為中節也。謹獨而精之。便要分別到這裏方是精。○蒙引章句以至於至靜之中。以至於應物之處。此處不可讀斷了。蓋不用至靜之中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不用應物之處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安可泥此。而以爲上面之靜。猶未是至靜之中。上面之動。猶未是應物之處耶。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中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吾之氣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天地氣物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性之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日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致吾

份按蒙引此條甚精。愚謂脩道以仁註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孟子人皆有不忍之心註云。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朱子文集李時可問致中和專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及人。數句。答曰。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乎人也。○朱子語錄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曰。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讀書錄致中。是窮神繼志之意。致和。是知化述事之意。○人心所具之性。即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即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物育。○蒙引章句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靜言思之。理固然也。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悉已交付在我之身矣。是天地乃吾種也。至於萬物。亦同是

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是亦天地萬物與吾一體之義也。○又按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註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又謂。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蓋陰陽五行之氣。人物得之。以為體。陰陽五行之理。人物得之。以為性。此天地萬物所以與吾一體也。份按程子曰。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朱子曰。未發之中。敬以持之。使此氣

出於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者。真箇是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如何不是一體。初間天地以此理全付於吾。吾却自戒懼謹獨。而充之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能全盡其所付之理。而又有以參贊乎天地。如克肖子之能成父母之事者矣。此蓋此章之大旨也。○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為用之地。用之行。所以為體之立之驗。○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

象常存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又謂惟通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明審易著力所謂體立而後用行者意蓋如此蓋主靜之說也

份按方是至處下文云自一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

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推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此段不可刪去若刪去便是朱子所謂只說得前一截原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份按位育之義朱子謂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則雙峰是有此理之說正或問所詞為未備者輯釋刪去此四字最當而編大全者復存之何也

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節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功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

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西山真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又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峰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主則能使天地位萬物育父子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雲峰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折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

份按程氏復心以下諸說多不足取不知續大全者何故採入程氏此說尤為龐雜所謂不觀不聞于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幾於不成文理矣

有以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學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為之為標的也○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知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通考程氏復心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則所有者得發而中節謂和則所審者當中者大本天命之性也和者達道率性之道也致中和位育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未發之中靜不失其性之德則道之體中節之極動不違其情之正則道之用此由性情言之皆存養省察之要中和之效也合而論之天以陰

份按朱子謂喜怒哀樂未發時其耳目自有見聞然則不觀不聞乃未發盡頭處靜之至矣今乃謂目不觀不聞於外又收斂入內至此心寂然不動之中則是謂進乎不觀不聞更別有至靜之中敢問此是何時節乎蒙引謂工夫有淺深動靜無優劣史氏失朱子命詞之意而為此曲說誠哉是言也○朱子謂不觀不聞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凡萬事皆未萌芽時此真通儒之言故不觀不聞正須活看如過泥此四

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形而上者也陰陽形氣形而下者也氣化形生理賦之由道之不可離者也不睹不聞於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和之位育所以順氣踐形而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之道也○史氏伯璿曰竊詳此段章句之旨戒懼二字是提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二全句意對慎獨言之耳兩自字兩以至於字是推而極之之意所謂致也夫凡靜是自外靜至於內必耳目無所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亦寂然不動於內內即所謂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即所謂應物之處也約是自外收斂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蓋曰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所不用其戒懼則致中之工至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蓋曰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慎之又審察出外至於所應接之事物無所不

字必謂合眼掩耳乃為寐發。則朱子嘗因呂子約之問而痛斥之矣。一則謂使久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者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一則謂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入驚覺。頃刻之間。不識西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儀。言曰。啞。視曰。矇。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狀。颺颺漢矣。蓋過泥不觀不聞之患如此。今史氏尚以此四字為未足。而謂進此別有至靜之中。謬之甚矣。份按朱子明說各隨地位去。

中庸大全 卷之二 音合
用其慎則致和之工至矣。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一時極其中和之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為橫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中和之意。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先儒以為直致之致。是也。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盡乎外。○又曰。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無不舉矣。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為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即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即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實。以一體之意觀之。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即吾之心耳。又曰。中和位育或問。明以事言。而謂彼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矣。故陳氏亦曰。此乃有位者之事功。非泛就君子說。詳此則饒氏是有此理之言。正或問之所謂未備者。讀者考焉。可。

做不道士大夫便不致中和。陳氏謂此乃有位者事功。殊謬。如謂必有位者。方有位育。實事。殊不知一家一鄉之位育。亦自有實事也。份按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致和所以本於致中也。若曰致中本於致和。則倒置矣。或問謂未有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使的當。

也。○黃氏洵饒曰。工夫在此。致中則天地由此而位。致和則萬物由此而育。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能此二者。則脩道之教由我而立也。又曰。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未有能致中而不本於致和者。孟子之言一本於此。○天地位萬物育。兼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知化育贊化育。則專言聖人之能事。自二十二章。凡言天道皆聖人之能事。凡言人道皆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二章。天道聖人之極致。而無以加。然後為盡耳。附蒙引。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通考黃氏洵

堯舜禹孔子所法。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三

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次言存養

省戒懼慎察之要獨二節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和

三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音外誘之

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

之道也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入欲而已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

達道之和也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陳氏曰此

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造聖道之闡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

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脉

份按大學正心條內自有靜時工夫陳氏所云似未的也

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

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

耳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

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

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

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

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

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

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

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

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

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

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即脩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效驗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東陽許氏曰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慎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慎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其下十章

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雙峰饒氏曰首章論聖人

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爲一篇之綱領當爲第一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首

困勉錄曰首章雖連下十章爲第一支然其實總貫全書不止爲下十章之綱領故史氏伯璿分爲五節自與魯齋王氏東陽許氏黃氏洵饒四支之說並行不悖也若雙峰分爲六節則斷不可從也

困勉錄曰此章是言君子與小人相反處以下諸章是言知愚賢不肖之與君子不同處其意各別困勉錄曰小人反中庸有似是而相反處有不似而相反處兼說方是故以居之不疑爲說者偏謂無居之不疑解者亦偏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章至二十章次序已無可議自二十章至三十二章次序則饒氏以來諸儒其說多有變亂章句之序者雖大綱不可改章句之舊若其間節目似亦有可以補章句之所未備者今存之以備參攷其猶有未備者則僭附愚見以足之云其詳已具各章○右一章是第一大節○黃氏洵饒曰此章爲第一支分其下十章節解○支略而節詳支節中又有支節詳略中又有詳略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

陳氏曰中庸只是一

箇道理所以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提

不析開說按篇首一句以爲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唯與惟通君子爲能

體之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爲已任之意通考吳氏程曰體認之體與首章

深體同。下體字。乃體段之體。○黃氏洵饒曰。精微之極。太極也。為能體之。則表裏皆是中庸矣。小人

反是。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

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

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

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

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

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

及。可謂精矣。附蒙引。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

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惟君子

為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

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精微

之極致。即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但此以理

言。彼以入之得是。理者言為小異耳。

困勉錄曰。總註雖引游氏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論本然道理。亦可謂之中庸。故首節仍把中庸作道理解。蒙引說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通作俱孔子之言。

份按朱子謂君子只是說箇好人。則君子之德。不過言其氣質清淑。天然是箇好人耳。

蒙引以戒慎恐懼云云。屬有君子之德。句內。殊失朱子之旨。存疑駁之。是也。推朱子之說。則小人之心中。者。乃是言其秉得乖戾。天然有小人之心。不是箇好人。如此而又不

能戒懼。慎獨。以變化氣質。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蓋君子之德。小人之心中。皆當止就。資稟上說。與戒懼恐懼工夫無涉。章句前六句。已正解文義。君子知其在我以下。乃是推原所以。又能時中。所以又無忌憚之故。不可再將君子之德。小人之心中。句來相混也。或謂君子之德。止就實言。

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此是正解。○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

徒案也。程子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也。無所忌憚。則與戒懼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中。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

份按朱子謂君子只是說箇好人。則君子之德。不過言其氣質清淑。天然是箇好人耳。蒙引以戒慎恐懼云云。屬有君子之德。句內。殊失朱子之旨。存疑駁之。是也。推朱子之說。則小人之心中。者。乃是言其秉得乖戾。天然有小人之心。不是箇好人。如此而又不

稍偏須兼學說。愚謂若兼學說恐又侵了戒慎恐懼工夫。不若止以篤言為得朱子之旨。蓋朱子所謂是箇好人者。猶善人之質美未學。君子而不能時中者。則善人之不久於室也。

份按黃氏行道而有得於心。說得君子之德。德字太重。與朱子只是說箇好人之說不合。此條不必採入。

中庸大全 卷之三
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皆已發之事。惟未發之時。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

份按三山潘氏謂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曾齋許氏謂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

中庸大全 卷之三
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峰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子之言。○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為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

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三仁顏孟同歸於中明乎此可論聖賢之時中皆補出省察以推原君子所以時中蓋以戒慎恐懼是統體工夫原兼省察在內也困勉錄謂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兼動靜說是工夫頗與潘許二說相合似乎可從然陳新安則謂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胡雲峰謂未發時戒慎恐懼及其發也又能隨時取中許曰雲謂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而無時不中是言發處皆中庸蒙引謂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者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乃不偏不倚之中此四說皆是以註中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屬靜時中屬動與潘許陸之

中庸大全章句
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附四書通章句所謂在我者即首章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君子知其在我者云云即首章所謂學者知此則其用力自不能已也○存疑君子知其在我者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是推上一層工夫說君子所以時中處不是屬有君子之德句內觀或問曰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慎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其中尤明白矣新安虛齋說俱不是○肆

說不同竊考朱子謂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於時中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又謂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玩此則所謂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似即所謂自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即所謂所以能時中者以有未發之中在蓋體立而後用行之意也四說恐亦未可非當更詳之○又按時中乃無過不及之中自應專就動邊說困勉錄謂兼動靜說不可從

欲妄行便是無忌憚是自不戒謹恐懼來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而不戒謹恐懼是以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章句所以歸重於時者緣中之本旨只是時中之中從前聖人說執中建中皆是時中之中未發之中至于思始發之蓋推本而言也要之涵養未發之中亦即為時中之地耳故章句歸重於時中至或問則言時中全不及不偏不倚意尤可見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

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

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

曰中庸是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性情是自然中和該體用德行見於事中庸兼體

用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之中兼已發未發二義

份按雙峰此條輯釋不取不
必添入。

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
德性行事相合說○勉齋黃氏曰性情天生底
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
雙峰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
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
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
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
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
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
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
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
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
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
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
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俯
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新
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
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

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
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
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
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附蒙引此
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如君子中庸
舜之知。回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以至遵
道而行。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者。便是能存
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性
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若小人之反中庸。民之
鮮能久。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人之所以不能
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索隱行怪。半途而
廢。其間人品高下。固有不同。然均之為不能致
中和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也。通此十
章之言。總只是首一章內所含之意。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

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去聲故鮮能之

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仁壽李氏曰

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

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

人反之而眾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格菴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

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纒括○雲峰胡氏曰此此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

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

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

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惟

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至以理言略○憂深言切○不及則未至至字放輕說中庸之德為至此至字本章之意○此章因鮮能以起不行不明之意○蒙引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在上無脩道立教之君故民不興行此蓋誤認世教衰之義而以民字為專指下民也審如其說則聖人但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為民表者獨何理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以世教衰之故蓋民即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也○既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知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使歸於中也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雲峰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

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銜銖不差也

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

份按中而已矣句最須著眼蓋自二章至十一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也

份按具於心者亦不止不偏不倚之中

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三山陳氏曰世

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汙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關茸卑汙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

份按纂疏四書通輯釋此條則必不復求下有知字何故刪去

份按或問云此章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雙峰謂舉上二章者謬也

份按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兩不是字輯釋作不但蓋言行本是說人去行道明本是說人知此道然不但此也用不但二字以引起下句亦是說道之自行自明於天下措詞最有味斟酌可改也

份按雲峰專以愚不自為不勇似未當故附倪氏之說以補之

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所以行即回之賢言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三者發端而言以明兼後之過以道為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三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知者知其故也○詳切○行之不著習之不察○道不行

是行事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略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惟行是務而略於知故先言行下章言舜之知集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集註言道之所以明知行兩盡而已附朱子語錄問道之不行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恁地便說得順今却恁地曉說時緣是知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佛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苦行後都不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輯釋道川倪氏曰愚者不知所以行亦不仁也不肖者不求所以知亦不知也賢知者安於過不能俯而就亦不勇也凡過與不及者皆能力於學以變化其氣質斯為勇矣○存疑上章言中庸之德民鮮能此承上章民

份按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二句乃黃直翁語江德功舉
以為問而朱子然之
呂晚村曰飲食節如詩之比
興說飲食便是說道神味無

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也。以
不行屬之賢不肖不明屬之知愚亦得如此言者見
知行之相因也。○蒙引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為
道之所以不明亦自得然更不得如此之切蓋一
則全以為不足行一則全不知所以行此所以於說
不行為尤切也。彼知之過愚之不及固猶有知在也
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行亦自
說得然亦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為不足知一
則全不求所以知此所以於說不明為尤切也。彼賢
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固猶有能行在也。故交互言
之殊不苟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異也
末云鮮能知味以警其不察。啓以加學問之功也。生
稟雖有過不及若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於中矣。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是以有過不及

窮若實說飲食是道。痴人
夢語不直腹痛。

份按吳因之曰此承上文而
歎其不察非謂所以過不及
者由不察也。呂晚村曰上過
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
此不知味乃人之所以過不
及之由。二說不同。玩註中是
以有過不及之弊句。呂說為
長。

份按困勉錄謂章句道不可
離貼入莫不飲食也。自不
察貼鮮能知味。是以有過不
及之弊。應上節甚當。新安陳
氏謂道不可離當在人莫不
飲之上。人自不察。方正貼入
莫不飲二句不可從。
份按史氏此條謂知味不專
主知說其當。但字句太繁冗
今略照通義本刪之。然尚未

之弊

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
知耳。○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
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
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
惟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
句以為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
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粹故
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
知不及也。通考史氏伯璿曰陳晏二氏說皆不為無
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
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
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
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
說以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言
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之道不可離
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喻
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
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

簡淨也。

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
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已所行之過不及
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
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附存疑人莫
不飲食條章句道不可離不能離也與道也者不可
須與離少異觀或問固不外乎入生日用之間特行
而不著習而不察意可見。蒙引鮮能知味之知所
譬舍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
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
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附纂
疏陳氏曰人之所以不能
行道者以其不能知道也。

份按章句既云由不明故不
行則此章句應單承知愚不
承賢不肖。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夫子之
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
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
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
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
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峰胡氏
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
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通考黃氏洵
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
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上章言道不行
由知者過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
過不及則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
承上起下附纂疏黃氏曰因知之過愚之不及
以歎道之不行也又曰是引起舜事。通義程

份按黃氏此條竟遺却不及
一邊何也。

氏復心曰此章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歎道之不行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之而明又所以起下章之義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朱子曰舜

盡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朱子曰雖

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

份按其斯為舜句須歸根大知玩或問此舜知所以為大二句可見或謂宜云這箇纔是舜不必添出大知謬甚困勉錄曰唯大知而後能問察隱揚執擇唯問察隱揚執擇而知愈大二意須兼說大至朱子如是翼註謂舜不是取人之明以益己如此似聖人原有遺明而待人益之矣分明是善與人同不見形骸只見道理吳因之謂不自用而取諸人正是大知之實不是大知所由成雖俱說得是然止說得一邊

份按伊川先生曰云連上是一條不必開以二圖編大全者從輯釋中採出誤謂別是一條耳

李穀侯曰執兩用中正如真丹在手點鐵成金在人發之為靈言在舜用之皆立德矣○說統曰用其中於民是把此中用於民上不是用民之中○翼註曰於民二字輕只帶言○呂晚村曰兩端皆善中則善之至○困勉錄曰須知舜之取善自兼言行但本文問察隱揚執用則俱就言上說耳

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

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宋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

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入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兩端謂眾論

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以取中然後用之

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音預此此知字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

份按顏淵曰以下似屬華合
如今搭題文字

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將顏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通考黃氏洵饒曰。好察邇言。如詢於芻蕘。清問下民之類。慮遠說詳。執其兩端。謂求中也。用其中於民。是言執中必執而後用也。執即用也。不自用而取諸人。如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為善也。隱而不宣。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附朱子語錄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日。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眾。舜取諸人。豈是信手行將去。嘗見諸友好論聖賢等級。這都不消得。他依舊是這道理。且如說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容易。如千里馬云。只是他行得較快爾。而今且學他如何動脚。蒙引舜好問者。已知乎。未知乎。

吳因之曰。首章以戒懼慎獨為不離道之功。此合下又以知仁勇為入道之門。李穀侯曰。此章意猶云道其不明矣夫。困勉錄曰。時文多云。唯其自以為知。便非大知。若大知則忘其知矣。須知此意是實意不重。全重在不能守上。翼註曰。不能守。畢竟由於知不真。若真知之。何不能期月守哉。全重此意。若見道之所以不明。不能守。據舊說云。復失之於過不及也。時文多說作

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亦有雖知而未能自信。必取質於人者。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偽也。聖人無偽。若先儒說孔子雖知亦問。朱子以置之圈外。當有說也。兩端是舉首尾以該其中。聞不止兩件而已。故曰。眾論不同之極致。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格菴趙氏曰。此擇乎中庸。辨別彼列眾理以求所

復失之於過還從前說。

說約曰。章句知禍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

謂中庸即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

反作答

月也。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

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

守。擇而不守。終非已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

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

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

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

也。○雙峰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

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

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

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

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

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通考黃氏洵饒曰

人皆曰予知云云。言詳意略。○切。○以况能擇之况

知避也。

譬也。附蒙引利之所在。禍之所伏。即罟獲陷阱也。因

逐利而罹害也。○知禍而不知避者。行險僥倖也。故

卒不免。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

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

知禍而不知避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

以起下章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

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

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為知。起下章回

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

謂仁。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

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起下。○纂疏黃氏曰。因

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以歎道之不明也。又

曰。是引起

顏子事。

中庸大章 章句上

獨

翼註曰此章重真知而真知全在拳拳服膺上見若只空空能擇不為真知擇乎中庸即格致之旨是隨事隨物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須要講得細善即中庸也得一善非止一善也一中散為萬用得一善便守一善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意

份按困勉錄曰諸家皆認舜為知回為仁故於上下相承處多不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方可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服理自井然此說妙甚與朱子所謂舜大知章行底意多回擇中章知之意多及回擇中章或問所謂茲賢也乃所以為知之說相合○呂晚村曰上章言能擇而不能守此似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

也膺曾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

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

道之所以明也

程子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曾之間而不失不

側重守然朱子謂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何也蓋天下固有能知而不能行之人究其所以不行之故仍是知之不明耳金穀姚江未嘗不重力行但與格物窮理之學終相抵牾不略過擇中上半截乃得紫陽微旨

份按雲峰說雖屬餘意然亦是一說

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雲峰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回之為入也語略而意詳○高堅前後正擇中庸處附釋釋信齋程氏曰知愚是就知上說其過不及疑若道之不明而乃言不行賢不肖是就行上說其過不及疑若及疑若道之不行而乃言不明觀二章舜與回之事可見矣舜以其知言也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使不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則道何以行回以其賢言也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則非賢者之過使不擇乎中庸則道何以明蓋舜之用中於行上用工此道之所以明也○蒙引擇乎中庸自博文而來也服膺弗失則約禮之至矣○存疑擇乎中庸求知也行則何在服膺弗失即是行也或謂服膺弗失似不見得行愚謂心

其意謂守字又在行字後謬也。蓋守即是行。而得字只是知得。未是行得也。存疑此條最當。余所見原本如此。今方氏本則謂行在擇中庸之後。得一善之先。與翼註同失。遂為因勉錄所譏。然非其原本也。○存疑又一條謂擇中庸將以行之者。乃是先透起服膺意。猶云將以守之耳。非謂行在擇之後得之先也。將以行之。下接及其擇之而得句。今本作行之而有得。亦失存疑本旨。

者身之主也。豈有心藏之而身不行之之理。故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苟在焉。則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奪。耳目手足俱從之矣。故服膺弗失。即是行。夫子告顏淵為仁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顏淵請事斯言。即是服膺弗失之事。得於夫子之教也。

右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中庸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為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可

困勉錄曰。天下國家三句。分言之則可。均似知。下做此合言之。則每句內各有知仁勇。故大全陳氏及蒙引之說。自可兼用也。

份按章句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正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份按語類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下云不然。只可謂之三事。此句更剔得醒。不宜刪去。

均似知。可辭似。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

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天下之至

元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

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

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朱子曰。中

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

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

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

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力為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真難也○雲峰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蓀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通考史氏伯馨曰雲峰胡氏辨饒說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

只為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是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吳氏程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祖幼讀本同毅齋先生抹去以為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合中庸而以力為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字精矣刻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改定本附朱子語錄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蒙引章句云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知仁勇意不重也只是就天下事中舉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舊本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今改本為然皆倚於一偏故資

份按集編纂疏黃氏曰抄四書通此節註皆用舊本陳定宇獨以今本為定本然似不若舊本尤精蒙引之說甚當

中庸之章句
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愚意自古亦有均天下國家而合於中庸者堯舜數聖人是也亦有辭爵祿而合於中庸者孟子魯仲連是也亦有蹈白刃而合於中庸者比干是也若謂其皆倚於一偏則辭氣之間似為稍礙未若不必字之為從容圓活也况力之能勉者正以其質之近似也故舊本云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精矣哉若改本謂質之近而力能勉則是以資與力相對說矣愚意舊本正是朱子後來之定本而今本乃是朱子未定之本或者錯認而謬改之耳○存疑此謂均天下國家者期於能處置得天下事而已未論及當理與不當理若管仲之治國蕭何之相漢是也此謂辭爵祿者但以不就之為潔不論及當辭與不當辭以隱為高者是也此謂蹈白刃者但以輕生為勇不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若子路之死於衛是也故皆可能中庸要亦不出三者之外若舜之協和萬邦文王之脩和有夏均天下國家之中庸也夫子之不脫冕而行孟子之不受萬鍾辭爵祿之中庸也比干諫而死蹈白刃之中庸也○三

者亦知仁勇之事觀一亦字可見不重知仁勇陳北溪小註通不粘著覺尤乾淨章句元本不必合於中庸似更無病○章句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一句來義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真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是固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端端的然此心未免出入雖欲由於此理之中時或逸於此理之外而不自覺亦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通考黃氏洵

均與大學平天下不同此乃質之近似能以力為之未必合中庸大學平天下則合中庸矣三者得其當則合中庸矣○通義草廬吳氏曰此承上四章言知仁勇以起下章子路之勇第四十章言道之不行不明由夫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其下六章言道之所以明所以行者在乎知

仁而竭力以盡其知仁者在乎勇也。五章言由不明故不行以起舜之知由其明故能行也。七章言由不行故不明以起回之仁由其行故能明也。知屬知仁屬行既能知能行又在乎勇以終之而後能盡乎知仁也。此章言中庸之難在於勇以終其知仁以起子路之勇。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思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皙嚶嚶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曰

份按四書通輯釋思字作思字文義更順

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

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

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

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何強之云蓋宏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雲峰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含容訓寬字異順訓柔字以誨訓以教字且此章見得說詳○史氏伯璿曰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陳氏

云守其氣質不變乃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附朱子語錄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蒙引寬柔以教則誨人不倦之事不報無道則犯而不校之理如何猶謂之不及蓋此只是任他氣質做得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亦不輕於教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教誨如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交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教則有可以不用而用者矣安得為中孔子曰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讎不與共國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律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魯莊公釋桓公之讎於齊春秋譏之宋高宗楚襄王為讎人役貽憤萬世此見無道之有當報者彼徒知含忍者一於不報安得為中存疑寬者不拒人而皆有以教之也柔是其所教者隨物性之不齊而不強其從也含忍極是難事嘗觀世人或遇拂已事便忿然不自勝雖欲隱忍而不能自人觀之雖若剛毅之甚而實力量不足故能含忍人之不能忍者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蘇子瞻留侯論說含忍意思與此異不可不知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之屬衽金革

戈三山陳氏曰臥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

衽通考史氏伯璿曰以衽為席即請衽何趾之意况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為衽固可通然金革

皆以為為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

可刪吳氏程曰衽與衽同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

臥褥也視金革如臥褥之安

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雙峰饒氏曰陽剛陰

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

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為強曰固

份按南方之強節。章句君子之道道字亦當輕看。語類云此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亦以事字言之。蓋此二節章句道字事字微有分別。要亦無甚輕重也。

說統曰此節乃中庸之強。○困勉錄曰明季講家以和不同流為處眾之道中立不倚為持已之道大全蒙引俱無此說看來處眾亦有和處有中立處持已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必如此分。○翼註曰未達之所守平生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有道則身出而仕。

回視潛脩則為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平生。份按困勉錄以不流不倚不變為強。此外別有中庸之道。必如此四者之強而後能之。夏雨蒼以自勝其人欲之私為強。不流不倚不變四者為中庸之道。必有自勝之強而後能擇此四者中庸之道而守之。二說不同。竊玩章句。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明指不流不倚不變四者為強。又玩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句。此字亦指不流不倚不變四者而言。是又即以此四者為中庸之道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通承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三句。蓋此不流不倚不變之道。即是中庸之不可能。

是舍忍然却以此勝入。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峰胡氏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舍忍勝入。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入。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舍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用。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南方之強。近乎理義。北方之強。純是血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抑而強。矯舉小。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與一句。矯反。

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與一句。矯反。

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倚獻。猷傳云。矯矯武貌。○朱子曰。強哉矯。贊歎之辭。

偏著也。塞也。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

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

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

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纂疏

陳氏曰凡此皆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義理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四書通永嘉陳氏曰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

者即是君子之強汝之所當強者無兩層也陸與夏之說皆非也○夏說以自勝為強而謂不流不倚不變不是說強蓋誤認君子之強云者止承自勝二句而不知其為通承此則所謂中庸不可三句也又不曾細玩此四者汝之所當強句也若使不流不倚不變四者竟脫却強字殊與本文語氣不合○非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此四者中庸之道而守之自勝似在前一層說然於其人之能擇此四者能守此四者正足見其自勝之強則此不流不倚不變四者即中庸之不可能者也即君子之強汝之所當強也即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

中庸之章
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多有所倚靠倚於勇倚於智者皆是中道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

份按章句所謂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存疑謂是成德後擇守語類謂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則是下學時擇守之功也蓋既如此能擇能守而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徹頭徹尾不失而可為真能擇真能守者其說固相成也份按饒氏一件難似一件之說恐非本旨

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固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強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敘學者處存疑四箇不字皆兼擇守不能擇而守可見○人之所是吾從而是之人之所非吾從而非之是和然亦須看其所是非者何如若於理果當吾從而非之可也若於理未必當吾從而非之這便隨眾而流了故與人和同其中自有

分曉自有界限自有把持如此方是不流○和最易
流與人和同了便難於違人所以易至於流平居與
人好了遇著有不是處便難變了嘴臉亦只得糊塗
依他去了故和而不流這地位極難須是脚跟立得
住方會如此故曰強哉矯○蒙引中立而不倚此最
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
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如舉世
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
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眾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
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
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為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
叔齊斷然以為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
而死是真能不倚者也故韓文公作伯夷頌曰一家
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
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
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特立
獨行亘古今窮天地而不顧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
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

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謂其非聖人而自
是亘萬世而不顧此言疑於抑揚太過而亦未足以
語時中之聖者然其力行不惑之操真有中立不倚
之風斯言足以發之矣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
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
亦未有不隨眾而處者也孔子當衰周之季歷聘諸
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輟環不已當時晨門譏之楚狂
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往往刺之雖親炙
如子路者亦且疑之數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
操終不為眾所謹而少輟其無君皇皇之心故曰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果哉未之難矣蓋真欲排
天地氣數而反之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
之上信乎所謂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
日忘者也故卒老於行而不悔其中立而不倚又何
如哉○中立不倚朱子語錄曰如伯夷聞文王善養
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
是他中立而不倚處此說却是隨時處中之意似是
將中立字重看了竊疑中立字只是對和字言此未

為強也。其強處全在不倚上。如和而不流。和亦非強也。其強處則在不流上。須看本文兩箇而字。○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一例。強處全在四箇不字上。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剛勇主乎理義而言之。餘如至大至剛發強

剛毅雖柔必強。皆是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之。但不好學則有其蔽。此正理義血氣之幾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

山客反。

蓋字之誤也。

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

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

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

困勉錄曰。時解有謂依中庸句。當與素隱遵道二句應。遜世句。當與有述半塗二句應。其說誤甚。與章句相悖。

之理而過為詭。

古委反。

異之行也。

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

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格菴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是求行乎入之所不能行。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附

釋饒氏曰。不惟當世昧者惑之而已。

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

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朱子曰。索隱是

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邪。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淺說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蒙引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

份按輯釋饒氏此條不可刪。蓋言後世便得當世也。說統謂不說當時之述。而說後世。蓋後世聖遠言溷。而想見先年有好奇之事。遂奢述而迎取以為新。如此說便穿鑿。乃知饒氏此條之精。

份按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自一病。或謂半塗而廢乃好奇之心。所使畢竟歸於隱怪一路。此說雖或有之。然終主各自一病為的當。
困勉錄曰。蒙引翼註俱云。半塗而廢者。不可便謂之愚。不肖。不知究其歸。則亦是愚不肖也。
翼註曰。吾弗能已。顏子欲罷不能。正與此通。困勉錄曰。即學不厭意。

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雙峰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峰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已止。

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

不能止也。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通考史

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結裏。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

君子依乎中庸。遵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

份按翼註曰。遯世不見知。只一意。不必太分別。其說良是。又按高中玄曰。說遯世。又說不見知。蓋遯世者。藏於世也。身遯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唯身既遯。人又不知。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所怨悔。自有學藝。此正所謂潛龍。乃聖學本旨。所謂無所

中書大全 章句上 壹

為而為者如此分別雖非正義却亦是一話頭○顧涇陽曰悔字與人不知而不愠愠字有辨愠者是也而非人悔者御人而忘已不愠自反之至不悔自信之至然聖人只不悔而已老子謂知希我貴便多了一層意思○翼註曰悔字要說得細不悔又要說得自然不是有心把持○管東溟曰避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避者不必隱

中庸之章句
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
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與惟通聖者能之而已雙峰饒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峰胡氏曰第五章為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解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為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

是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兩句離說不得一分輕重連避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份按蔡氏此條與章句稍異不宜採入
份按輯釋第五章五字乃是四字宜改正
份按章句弗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矣語氣本一串何必又分兩層自此以下諸說皆續大全者添入殊無足取也
份按能之而不欲句謬甚

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為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朱氏公遷曰教不立故民鮮能學半塗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弊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為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

困勉錄曰。此章因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二章。民鮮能與唯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

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舍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附存疑。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之。遵字不同。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遵猶著力也。○蒙引。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正為此箇道理出於天。而備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於此。故能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

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

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

道之不行不明。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未詳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素隱行怪。便是賢智之過。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告子路之勇。皆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止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必揭出一箇聖者。見天下只有一條正路。猶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

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

其一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通考黃氏洵

所以造於道而成。三達德。○子路之勇。未合中庸而曰子路勇者。特就問強一章而言耳。造道

謂達道成德。謂達德。餘見形旬反第二十章。三山潘氏曰。中

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能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

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謂者

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峰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

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

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雙峰饒氏曰。以上

十章論道。以中庸為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

當為第二大節通考東陽許氏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第七章其義極於不能期月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知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故六章言舜知行之意重八章言顏仁知之意重七章知其理而行未至九章是行所難而知未至故此二章處於知行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仁知當勇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為也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下文但言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

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也次

中庸章句大全

